



省思、省失

文／楊勝欽



目送緩緩隱沒在地平線的落日，遙望染映浪漫彩度的海平面，呆坐堤防泥板牆上形似沉思的影子，讓吹送南方的徐徐鹹風輕拂在臉頰，浪潮起了又落，浪花開了又謝，映透過眼簾，直襲尚自微顫的心底內壁，無端喚起我對外婆辭世的回憶，那個仍未結痂的痛疤。

回想那天晚上我才與久未聚首的好友碰面，休假中大伙興沖沖地領著我逛花園夜市，一攤拜訪過一攤，啃著章魚足和醃芭樂信步前行，接續前往著名的小吃「鱈魚意麵」續攤嚐鮮。在一番飲足飯飽之後，我們和著往事舊敘，暢談起學生時代風風雨雨的種種往事，正當氣氛熱絡，大家意猶未盡之際，無奈時針分針沒有忘記走動，所以不得不步上歸程各自返家。在分道揚鑣的途中，大家互道保

重，並相約下次見面的時間，大伙仍不忘趁機多損損對方幾句才肯罷休。

這時手機忽然震動起來，媽打來了一通超出她尋常的睡眠時間，也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電話，我按下『通話鍵』：「喂」了幾聲沒有人回應，先是聽見了沉重的呼吸聲後，才傳來一陣抽哽難過的鼻音，媽的開頭還是一句關懷語：「欽啊！怎麼還沒睡呢？」我早已察覺了不對勁：「還沒啊！剛和朋友吃完宵夜正要回去，媽！妳鼻音好重，怎麼了？又跟爸吵架啦？」媽淡淡地回答：「沒有啦！我就…有點感冒啦！啊你什麼時候還有休假？」我不相信地答道：「怎麼了啦！妳別騙我，我下次休假要到月底了…」媽講了一句像在嘆氣的話，輕輕的卻苦苦的痛痛的說道：「妳外婆走了，她這條路走得很平靜。」我感受到那種勉強忍住對既定事實的哀慟心情。萬般不願接受事實的我，錯愕地張著口問道：「怎麼會這樣子？」整個心無力地不斷下墜。偏偏會有這種令人措手不及的噩耗，一個既定的事實，一個你休想改變的結果，突然冒失地跑到你面前來詢問你的感受如何？我的心體會了媽媽最深處的悲慟，百般不願卻又無可奈何的接受了這份驟然的失去。

哥趁過年返鄉的機會，特意拍攝了外婆和奶奶啃咬甘蔗，圍坐笑談的難得情景，但鏡頭裡溫馨的畫面再也不復重現了。媽一邊跟我傾訴對外婆的種種追憶卻忍不住紅了眼眶，她這陣子脆弱的心靈禁不起絲毫細微的碰觸，顫抖的一字一句向我訴說她的不捨，這種錐心刺骨的喪親之痛，對於不能就近照顧外婆，卻常不辭辛勞噓寒問暖、竭盡孝道的媽



媽，內心的衝擊實在難以言喻。為人子女的我，雖無法感同身受，只能拍著媽的肩膀，給她一點安慰，正如她對外婆的憐惜不已，我也是這般對媽心疼萬分。陪同媽在外婆靈堂前跪拜時，媽的眼淚如潰堤般潸然淚下，再也難以自己，口中滿是罪己不捨的話語，一旁的我忍住鼻酸凝視隔著布簾的大廳，淒然的氛圍環伺著冰槨的棺木，手中的線香因我抑制的情緒而陣陣搖晃顫動著，一邊安慰著媽媽，自己的淚水卻不自覺已從不帶任何表情的臉龐泫然落下。我深深意識到想和外婆再見面、再笑談卻不可得。滿腔的愁苦淹沒了我的所有情緒與思維，我只知道，一切真的來不及了。

出殯的那一天，整個告別式的氛圍顯得更加哀悽，空氣中所嗅到的凝重更是沉痛窒礙，幾位阿姨哭得雙眼紅腫。當我看到媽不發一語，抿著雙唇怔怔地跪倒在靈堂前，眼淚仍舊撲簌簌不停地流淌，左手虛扶棺木，像是在對她摯愛的母親傾訴內心的感恩與悲傷，因為今後就此天人永隔，見面是絕不

可能的了。看在眼裡，痛在心裡，深呼吸也不能揮發鼻酸之後我滿溢的淚水，眼前陷入一片模糊的汪洋，很難相信到了這年紀還會哭得這麼慘。

陪同外婆走完最後一段路，心裡頭盡是百感交集，莫說是我，世人不都這般奢侈企盼著，每當在好景晃眼即逝後，又想轉頭再看一眼，卻早已遠遠落於腦後；年華老去之後，才狠狠地追憶流逝不知把握的青春年少。人們不大多如此輕忽吝嗇，總是在珍貴的人事物已被歲月的滾滾黃沙吞噬，才驚覺他們的價值不菲，當知道該慷慨付出的時候，卻又為時已晚。或許早在後悔之前，就該對家人、對一直擱在自己心上的事物投以關注。有言道：「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」人就這麼數十寒暑，花多一點時間去用心、去把握、去珍惜，遺憾就會離我們遠一點，生命裡的失去也就會少一些。

蒼穹蓋幕，皎潔新月浮掛夜簾，我起身走下堤防，收拾我的省思，想打個電話回家。

（作者任職於岸巡第六三大隊鼻頭港安檢所）

